

秘密

国外

中亚要论

GUOWAI ZHONGYA YAO LUN

主 编 潘志平
副主编 石 岚

(第一辑)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秘密

国外中亚要论

(第一辑)

主 编：潘志平

副主编：石 岚

- 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起义
- 安集延暴力事件
- 费尔干纳盆地：政治伊斯兰的特点
- 中亚的极端主义
- 新疆问题
- 索罗斯在中亚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2005·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971993

国外中亚要论 (第一辑)

目 录

- 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起义
.....“国际危机组织”报告 石 岚 译(1)
- 安集延暴力事件..... S·阿基涅尔 著 石 岚 译(23)
- 费尔干纳盆地:政治伊斯兰的特点
..... И. Э. 米尔萨伊特夫 著 胡红萍 译(76)
- 中亚的极端主义
K·H·布尔罕诺夫 著 黄达远、周晓瑛 译(181)
- 新疆问题(美国“新疆工程”的秘密报告)
... G. E. 富勒, S. F. 斯塔尔 著 石 岚 译(253)
- 索罗斯在中亚
萨特里金·阿卜杜拉西莫夫 著 张新花 译(319)

编者的话

近些年来，中亚局势变化莫测，特别是今年，受“颜色革命”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发生“3·24”政变，乌兹别克斯坦发生“5·13”暴乱，表明中亚国家进入独立以来的不稳定峰期。所有这些必将对我国的安全与新疆的稳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为此，我们加强了对中亚局势的调研，搜集了一些资料。最近，我们从各种途径得到国外比较重要的六份报告，现译出汇编成册，为党政军高层决策和有关工作部门提供参考。

前两份是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暴乱”的报告。这两份都是出于西方人士之手，但视角、观点和认证方法，迥然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目前关于此事件的认识上有很大争议：是民众起义，还是极端势力的暴乱？是当局屠杀平民，还是平暴？事件中死亡人数，是如外界传说的七百多乃至数千人，还是如乌兹别克斯坦当局所报告的169人？前一份“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站在所谓“捍卫人权”立场，滔滔不绝地指责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屠杀平民的罪行，颂扬所谓的

“起义”，却矢口否认“安集延事件”中极端势力活动。后一份是西方独立学者对该事件中的问题进行的详尽客观调查，立场比较中立、公允。两篇报告对照着阅读，可以发现许多问题。

第三、第四份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学者关于中亚极端主义的学术报告，篇幅较长，学究味很浓，念起来比较费力，其观点也不尽然合适，但这是难得的实证性研究报告，认真研读，可对中亚，特别是费尔干纳的宗教政治局势和极端宗教势力、极端组织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第五份是美国《新疆工程》的主持人给美国政府的秘密报告，为美国政府出谋献计，虽然还不能认为是美国官方的正式立场，但它对美国的对华和对新疆的战略、策略，可能会起某些重要作用。

第六份是关于非政府组织索罗斯基金会在中亚活动的研究报告。

“国际危机组织”和“新疆工程”的两份报告，曾分别刊发在《中亚要论》(No41,43号)上，在极小范围内上报，此次一并汇编成《国外中亚要论》第一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还将继续不定期地汇编《国外中亚要论》，敬请领导同志批评。

潘志平

2005年9月1日

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起义

“国际危机组织”报告

石岚 译

概述

起义

1. “阿克罗米亚运动”
2. 扩大化的镇压活动
3. 抓捕行动
4. 余波

起义的背景

1. 卡里莫夫统治下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伊斯兰
- 2~7(略)
8. 官方对动荡的反映(略)

结论

[编者按]

“国际危机组织”是西方的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在华盛顿、纽约、巴黎设有分部。它向世界各地派驻人员，其资金来自欧洲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基金会。这个组织聘请专家就世界各地的危机和冲突问题撰写报告，送达各国外交部以影响各国外交决策，同时在网上公布提供给有关学者以扩大影响。2001年8月，我们曾译介了该组织的报告《中亚：伊斯兰运动与地区安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已引起广泛关注，但至今我们对此了解甚少。“国际危机组织”5月25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

报告的基本论调是：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残酷镇压了东部城市安集延及其周边地区的民众起义。在可能多达750人的数百名牺牲者中，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许多儿童。

●起义源起于对23名当地商人卷入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反政府活动的指控的抗议行动，但并未发现圣战主义者卷入的公开可信的证据。

●乌兹别克斯坦指责的“阿克罗米亚运动”根本不是一个试图推翻政府的有组织的极端主义组织，更像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具有共同想法的个人，主要是青年企业家的联合体。事实上，对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于对所谓的阿克罗米亚成员的指控，而是

当地政权如何应对这一事件。

报告对一群武装人员暴乱的事实讳莫如深,对“闯入安集延监狱之事”说了一句:“这自然是一次犯罪活动”,但在长达二万字的报告中,也仅有这空洞、抽象的十个字。报告采集的证词完全来源于不同政见者,甚至是暴徒。仅此一点,即说明,此报告的立论并不公允。

报告认为,已经到了国际社会重新严肃考虑与卡里莫夫关系的时刻了,并呼吁各国应考虑撤回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支持,并开始与这一政权拉开距离。

概 述

2005年5月13—14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残酷镇压了东部城市安集延及其周边地区的民众起义。总统卡里莫夫宣布,他的武装力量已经粉碎了一场由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发起的反叛活动。在可能多达750人的数百名牺牲者中,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许多儿童。起义不是单一事件,它是对过去六个月情况的综合反映,尤其是过去六个月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在这个国家造成各种示威运动的反映。在西方政府和国际社会不施加更大压力改变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与经济政策的前提下,这也不大可能是最后一次严重的流血事件。对制度的愤怒与失败感在乌兹别克斯坦各地蔓延,爆发点也在危险地日益临近。

起义源起于对23名当地商人卷入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反政府活动的指控的抗议行动。卡里莫夫迅速指责

伊斯兰组织,这一主题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如期响应。但是,并未发现圣战主义者卷入的公开可信的证据:这些商人是一个自助企业联合体的一部分,因此,尽管该组织是地区形成的,却并没有表现出暴力倾向。这些被捕者的亲属认为,商人们的经济成功和他们对贫困者的施舍行为而带来其在城市权力的增长而遭到政府指控。政府将 23 名商人和抗议者与伊斯兰组织伊扎布特联系在一起,却没有提供出任何证据,而商人们的家人否认与其有任何联系。

2005 年 5 月 12 日,一群武装人员闯入安集延监狱,释放了大约 500 名犯人,这自然是一次犯罪活动,但政府的反应是不加选择地对监狱被打开后聚集在周围的手无寸铁的、和平的市民们随意开枪。这种情况只有在大多数平民出现死亡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起义是一段时期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之后出现的。过去 6 个月中,抗议者的活动遍布全国,这大多是政府下令对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和限制集市贸易者的活动而促使的。在乌兹别克斯坦失败的经济结构中,往来于边境地区的穿梭式贸易有时成为人们得以生存的唯一途径。日益恶化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以及整个严冬的天然气和电力短缺,刺激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

乌兹别克人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压抑环境。任何反对现有制度的人都可能与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或恐怖主义分子联系在一起。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确存在一小撮这种人,但大多数抗议者却是那些对经济政策不满者。在这种经济政策下,财富集中在少数精英的手中,令人窒息的机会却留给了他人。工业处于极度的困

境之中,外资消失,农业生产几乎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收入。世界银行称乌兹别克斯坦为“重压之下的低收入国家”,这是对那些面临严峻下滑危机的国家的礼貌性说法,但国际社会慢慢才认识到动荡的危险。

俄罗斯和中国采取了强烈支持卡里莫夫的态度,忽略了他失败的经济政策和政治限制措施是点燃潜在的问题严重的伊斯兰反对派的现实。美国的政策几乎完全集中在保持强劲的安全合作方面,对提高那里的人权状况、鼓励政治改革或开放的经济政策所投入的注意力远远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这些领域目标的实现,并可能对华盛顿在这一地区一直致力的努力,带来非常直接的威胁。

除非乌兹别克斯坦有限地接受广泛经济和政治改革,否则这个国家很可能以更快速度走向国家失败。这会对所有中亚国家、包括阿富汗,产生深刻的影响。该地区的冲突极可能导致大量地下伊斯兰组织的涌现,而这些组织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及其周边国家非常活跃。

作为评价这个国家真实情况的第一步,民主国家政府和包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应当在联合国人权问题高级特使的领导下,施加压力,要求对安集延发生的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性调查。如果总统卡里莫夫继续阻碍增加透明度,这些政府应当自问,是否避免因与乌兹别克斯坦政权关系而遭玷污,以及促使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进行改革,应考虑撤回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支持,并开始与这一政权拉开距离。

起 义

总统卡里莫夫以及俄罗斯和中国政府的支持者立即试图将起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23 个商人家属否认他们卷入极端组织的活动,只不过参与了由一位宗教改革运动领导人感悟下创建的一个自助性组织,该领导人多年前曾经参与了激进的,但声称非暴力的“伊扎布特”组织的活动。乌兹别克斯坦经常指责某些人与阿富汗塔利班的伊斯兰组织有联系,却很少提供相关证据。

1. “阿克罗米亚运动”

1992 年,阿克罗姆·约尔达舍夫(Akrom Yuldotshev),一位来自安集延的前数学家和“伊扎布特”组织的一度支持者,曾经写过一本名为《信仰之路》的小册子,书中他表明了自己对真正的穆斯林应该如何生存的看法。约尔达舍夫观点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穆斯林企业家应当彼此合作而不是竞争,并将他们的钱用于共同的事业中。约尔达舍夫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被捕,后在 1999 年塔什干汽车爆炸事件后镇压宗教活动者的斗争中再次被捕。至今,他依然因被其支持者称之为因拥有虚构的武器指控而关在监狱中,他的小册子也被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认定为是极端主义的。

根据乌兹别克著名学者的看法,约尔达舍夫的传授在安集延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心——

“阿克罗米亚运动”，其中的一些方法和原则形成于其当年在伊扎布特组织时期的岁月。近来亲政府的出版物更进一步宣称，该组织试图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并允许饮酒和滥用毒品，以此吸引追随者。一些人权护卫者声称，这一组织不过是乌兹别克斯坦安全部门捏造的。总的看来，实际情况可能处于中间状态：它根本不是一个试图推翻政府的有组织的极端主义组织，阿克罗米亚运动更像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具有共同想法的个人，主要是青年企业家的联合体，这些人在约尔达舍夫的教育鼓舞下，将其资源贡献给了共同的社会利益。

2004年6—8月，乌兹别克安全部门在安集延逮捕了23名年轻人。其中许多是当地十余家成功商业机构的高级雇员或管理人员。其中之一是Alijon（并非真实姓名），一家羽翼未丰的建筑供应公司副经理。他告诉危机组织，其公司开始于2003年，已经开始获利，并因为其对经济的积极贡献，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赞扬。他否认自己卷入了政治或宗教活动中，也从未见过阿克罗姆·约尔达舍夫。他表示，“我只是忙于自己的公司业务”。2004年6月6日，当他开车去上班时，他的车被当地的国家安全部门(NSS)人员拦截。这些人带他去了NSS中心，展示给他一些当地几个商人的照片，并问他是否认识他们。他说：“我通过业务往来认识其中一、两个人，我也这么说了。”这就足以让Alijon被单独监禁50天。他的公司也被审查，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什么问题。“我问一位调查者，‘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做？我什么也没干。’他回答我，‘兄弟，别对我发火。我得到命令。这就是一切。’”这个人被指控属于‘阿克罗米亚运

动’，并试图推翻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他们的审判在2005年2月进行。

在安集延地区审判进行的同时，也伴随着大规模的、平静的被捕者家属、邻居、朋友或前雇员等参加的示威活动。示威者没有打出招牌，也没有直言不讳的请求，他们只是每天在法院门外聚集数百人，男人一边，女人一边。示威活动异乎寻常地组织良好。参与者提供了食物和饮料，以及木凳。可能害怕爆发冲突，或者仅仅希望这些示威者会如同过去其他示威者一样，终将慢慢散去，政府并没有介入。5月中旬，示威人数超过3000人。

被指控者的亲属和熟人坚持这23个面临审判的人没有从事任何非法的事情。相反，他们的公司是成功的，并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位当地人说：“国家的形势目前很困难。这不是什么秘密。国营企业不断停工。这些家伙们相互帮助，也帮助他人。他们试图发展国内经济，减少失业。这些都是安集延地区收益最好的企业。”

这些企业家很可能因为与市民们的美好合作和仁慈的行为方式而赢得认可。一位安集延居民就说过：“这些公司一直保持真正的平衡。他们为雇员提供免费用餐，并总能按时发放工资。他们还对雇员的医疗费用提供资助。他们是孤儿院、学校、老人、以及贫困家庭的施助者。”

一位前雇员说，他的公司定期为穷人提供免费周末餐，每月还给邻居(mahalla)委员会提供捐赠。

问到“阿克罗米亚”运动，大部分人公开表示嘲笑。

“‘阿克罗米亚’只是一个人——阿克罗姆·约尔达舍夫，而他已经在监狱了。”一位妇女说：“这是一项发明。我们的孩子们被抓起来，是因为一些人希望在他们的肩膀上有更多的星星。他们想让外界看到，他们在与恐怖主义做斗争。”当许多人获悉年轻人可能从约尔达舍夫将自我依赖、合作与相互支持作为真正穆斯林的职责的想法中受到影响时，他们仍然坚持这些企业家的行为和想法都不会对现政权构成威胁。有人说：“我们并不反对瓦哈比或被捕的‘伊扎布特’成员，但约尔达舍夫的思想的危险何在？这都根基于塔什干的一些专家们的意见。他们认为约尔达舍夫的书是极端主义的。让他来并证明这一点。如果这是真的、好的，我们可以接受。但如果不是真的，他们必须让我们的孩子和兄弟们离开。但离开后又会发生什么？所有这几个月的调查，所有这些受到审讯的人，所有数千名因为公司关闭而失去工作的百姓——总得有人为这一切提供一个答案。”

事实上，对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于对所谓的“阿克罗米亚”成员的指控，而是当地政权如何应对这一事件。4月底时整个示威活动还是非常和平的，但潜存的愤怒与失败感却触手可及。一位妇女说：“我的两个儿子被毫无道理地捕了。这里没有公正。这也正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我们期待公正。”一位前雇员说：“我现在失去了工作，我已经失业4个月了。我家里有4个孩子，我现在只能坐在家里。对法律的尊重何在？对宪法的尊重何在？对总统命令的尊重何在？”另有人说：“这正是我们的孩子所看到的我们的政府和制度。政府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创造恐怖主义。”

表面上看,在一个独特的政治环境,即任何独立的公开行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或其它)都被看作潜在威胁的情况下,年轻企业家们成为其取得事业成功活动的牺牲品。事实是,他们资助学校和孤儿院,为社会中的穷人提供帮助,简而言之,他们作了缺乏现金的、通常很腐败的当地政府所不能或不愿提供的事情。这使他们赢得了大量当地民众。这一结果明显是对当地政府的一个挑战,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

2. 扩大化的镇压活动

安集延事件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回应,也为镇压其它独立的成功企业提供了托词。2004年9月4日上午4点,全副武装的NSS人员同时查抄了收益良好的Turon家具生产公司20多位雇员的家,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安集延的商业企业的分支机构,该企业领导人已经在当地被抓了起来。这些被拘留者被带到了NSS总部,并被迫签署供状,承认自己是“阿克罗米亚运动”在塔什干的领导层。一位被捕者回忆说:“他们告诉我:‘即便你们不签署这个东西,我们也会用各种方式去证明它。如果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们会杀了你。我们是NSS。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对你们做的事情。’”

之后,被捕者又被带到了内务部,在那里,他们被迫签署新的供状,并被判处10—15天的拘留。这期间,他们遭到了NSS的进一步审问,有时同时有5—6个NSS人员共同进行。有人说道:“他们给我们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组织计划大纲,他们说这一大纲显示了组织结构,

包括我们所有的头衔和位置。他们要求我们签署这一大纲,这样我们可以在几天之内回家。否则,他们将关押我们长达 10 年。”被捕者说,这些文件看上去是根据安集延被捕者的情况写成的,只不过把名字和地址换成了塔什干被捕者而已。“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安集延被捕者说的,你们也得这么说。’”

2005 年 2 月 2 日,最初被捕的 20 人中有 9 人因重罪被起诉,其中包括作为一个极端组织成员从事了反宪法的活动。6 人继续被 NSS 单独监禁。2005 年 4 月在接受国际危机组织采访时,受到指控的“阿克罗米亚运动”成员说,他们被剥夺了正当的合法代理权。一个人说“当时他们暗示将指定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并说:‘这是你的律师。’我只见过我的律师两次。一次是他们暗示我,另一次是我写信公开抵制他们指派给我的律师。后来他们威胁我,如果我继续拒绝这个律师,他们将把我锁起来。”另外一个人说:“我们的律师本人也告诉我们只管坦白供认好了。他们说自己没时间与我们交谈。”

被指控者同样也否认是“阿克罗米亚”组织成员或根本不知道这一组织。有人说:“此前我从未听说过阿克罗姆·约尔达舍夫。他们把我们推入这个事先准备好的诡计中。他们说我一度负责过财务——哦,是的,我是自己公司的会计人员。但他们说我资助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我所做的一切只是纳税。不存在这样的组织,我们也没有卷入任何宗教活动中。”他的同伴补充说:“他们说他们写了一本书。他们告诉我,我读过这本书。但没有人读过。他们甚至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样

子。没有人知道书中写了什么。据我所知，这本书根本不存在。他们只是说他写了某种书，然后强迫我们签署看过这本书的声明。”

被问及为什么被捕时，被指控者们似乎真的迷惑了。“我一直纳税。我填写了各种对我公司而言必备的文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办的。我们的办公室去年被查帐，他们什么错误也没有发现。”自从被捕之后，他们的公司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据报道，即便是那些不被指控的人的文件也没有归还。这使他们没有机会在其它地区寻求就业。归还文件的请求与要求归还被没收的财物，包括计算机、移动电话和汽车的请求一样，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一位被指控者说，“他们一直答应归还，却从未那么做。我们的计算机现在在（主要调查者）Shukhrat Ergashev 的桌子上。他在用呢。每次看见我们他都会说，这是一台多么好的计算机呀！”

3. 抓捕行动

随着对塔什干地区所谓的“阿克罗米亚”成员调查工作的继续，安集延的示威活动依然在良好组织和和平的氛围中进行，但随着判决日期的日益临近，紧张气氛明显加剧，因为据预测，即便不是所有人都成为被告，绝大多数的被捕者都可能被判有罪。可能是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安集延地区总检察官佐基罗夫宣布将放弃一个重罪指控，并要求立即释放相关的三个人。法院宣布将延期到下周公布陪审团意见。

但这似乎是为安全部门争取行动时间的延迟战略。